

当代中国神秘行当透视丛书

大

地狱——认识毒品业

原野
编著



当代中国神秘职业透视丛书

大 地 狱

——认识毒品业

原 野 编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因为制毒贩毒，多少人毙命刑场，多少人身陷铁窗，但许多人还在为此奔走……

因为吸毒，多少人财命两亡，多少人沦为娼妓匪盗，多少家庭支离破碎，但许多人还在狂热地扑向海洛因……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什么？

翻开本书吧，它会使你惊出一身冷汗，内心喊道：小心，地狱之门已经洞开！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程亦赤

封面设计 孙晓云

当代中国神秘行当透视丛书

大地狱——认识毒品业

原 野 编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10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21-03562-8/Z·69

定价：7.35 元

目 录

引子：故事开始了…… (1)

一、狼来了

1. 来自南方刑场的阵阵枪声…… (3)

2. 我们曾是“无毒国”…… (5)

3. 疯狂生长的“蘑菇”…… (8)

4. 究竟谁怕谁…… (11)

二、致命的诱惑

1. 白花花的银子白花花的脸…… (16)

2. “老革命”…… (19)

3.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22)

4. 百万不算富…… (25)

5. 来世还干这一行…… (30)

三、我不知道风是从哪一个方向吹

1. 走出土地…… (35)

2. 投入怀抱…… (39)

3. 旅港的意外收获…… (45)

4. 守不住灵魂的列车员…… (49)

5. 金盆洗手谈何易…… (55)

6. 醉翁之意…… (60)

7. “金三角”的中国人…… (67)

8. “墨西哥远征队”	(71)
四、通往地狱的行当	
1. 人们叫我毒梟	(78)
2. 逃不脱的结局	(84)
3. 道高一尺	(90)
4. 稳坐钓鱼船	(95)
(1) 5. 千里大接力	(100)
6. 三进宫与五进宫	(105)
(8) 7. 龙头拐	(111)
五、工具与手段的进化	
(8) 1. BP 机呼叫桑塔纳	(117)
(11) 2. 冲锋枪架好了	(122)
3. 三岁小孩过关去	(127)
(01) 4. 骗人丢了命	(131)
(01) 5. 油桶不是空的	(135)
(55) 6. 难圆的梦	(138)
(25) 7. 海洛因化作液体流走	(142)
六、上帝的笔误	
1. 开始和结局相同	(146)
(28) 2. 罂粟种在院子里	(151)
(08) 3. 直升飞机的意外发现	(154)
(24) 4. 少年应知愁滋味	(156)
(04) 5. 谁之错	(162)
七、贩毒道上女人行	
(00) 1. 乳罩里的秘密	(165)
(50) 2. 女记者的相机	(169)

(280)	3.走错了地方	(172)
(285)	4.女毒王	(175)
	5.死婴肚里修栈道	(180)

八.国际航线

1.“明星”的殒落	(184)
2.此路不通	(189)
3.体育记者改行	(194)
4.鱼肚藏粉	(200)

九.飘飘欲仙向何方

1.梦留昨日	(204)
2.瞧这一家子	(209)
3.女儿的贞操值 150 克	(215)
4.戒毒所的常客	(219)
5.放火烧身	(222)
6.花季只开一次	(226)
7.老子上了儿子的当	(231)
8.谁说浪子能回头	(236)
9.快速死亡法	(241)
10.炫耀的标志	(244)
11.近水楼台	(247)
12.报复的法宝	(251)
13.数毒攻心	(255)

十、挑战与回应

1.平远大扫毒	(259)
2.晶莹的冰毒	(268)
3.缉毒高手陈新民	(273)

(175) 4.四省联网捕毒枭 (282)

(2) 结语: 生命如水 (293)

(180) 宣慰翁里孤嬰家 2

..... 趙顯烈園 八

(181) 著陳前 星期 丁

(182) 顧不龍出 5

(184) 符嘉音五育科 5

(300) 健為訓 五 4

说明:

本丛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引用了不少公开出版物上的资料,限于时间和体例,未能一一注明出处,在此谨向作者们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所有支持我们工作的朋友。

编著者

1994年5月

引子：故事开始了

大约有 30 年，人们没听到有关毒品的任何现实报告，48 岁以下的人甚至从没听过毒品的任何信息。这是在中国，当代中国。

其实我们听过很多有关毒品的故事了，只不过离我们很遥远，几乎遥不可及。我们就像听“天方夜谭”的故事一样，接受着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玻利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缅甸、泰国、印度、日本等国的信息，这些看起来可怕的事例、材料，似乎与我们格格不入，许多人甚至感到很愉快，因为故事常常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

现在我们也许不应感到愉快了，因为那陌生的毒品已经静悄悄然但是坚定地进入了我们的领土，或者可以说，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毒品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渣在中国的再度泛起，是在 80 年代初。10 年来，贩毒数量与吸毒人数都是以惊人的加速度上升。1980 年，全国缴获毒品总量为 1900 公斤鸦片，1984 年，缴获鸦片 3400 公斤，海洛因 1 公斤，而 1992 年，缴获各类毒品 8700 多公斤，我们知道，这仅是网中之鱼，实际贩毒量将大大高于这些数字，甚至达到几倍。吸毒亦复如此，1982 年，发现吸毒人数不过是几百人、几千人，而 1993 年，被有关部门正式登记在案者已达 25 万人，

但实际吸毒人数却是它的 3 倍左右，据透露，仅西南某个大城市吸毒人数就达 10 万之众。

这些数字与美、英、法及拉美等国相比，也许是小巫见大巫，但我们的增长率却是最快的。所以，公安部及国家禁毒委员会负责人在 1993 年深表忧虑地说：情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毒品的蔓延还没有遏制住，问题仍很严重。

因为贩毒，多少人毙命刑场，多少人身陷铁窗，但他们不在乎，更多的人还在奔走。

因为吸毒，多少人染上爱滋病，多少人去卖淫、抢劫、盗窃，多少人因此抽空身体，丢掉性命，多少富翁因此一文不名，多少家庭因此支离破碎，但他们不在乎，只是疯狂地向海洛因扑去。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什么？

也许我们不能回答，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他们贪婪的表演，疯狂的舞蹈，不顾一切的抢夺，或无知、无奈的沉沦。

你瞧，故事已经开始了……

一、狼来了

1.来自南方刑场的阵阵枪声

1993年6月26日上午，云南省昆明市拓东体育场。

云南省暨昆明市禁毒宣判大会正在这儿举行。

会场四周戒备森严，钢盔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敏锐点的人，或许还能发现黑洞洞的枪口。

前面，数十名防暴警察一字排开，手中的催泪弹显示了一种威势。

几十辆警车呼啸而至。这场戏的真正主角自此登场。

这种场面总是激动人心的，一年也不过一次，哪里好轻易放过。

有些人是纯为看热闹而来，有些人则揣着一颗恐惧之心而来，他们怕杀人。

人们大可不必恐惧，因为他们是被保护的，瞧那些警察。只要能置身其外，以审美的眼光看过去，政府花大气力制造的这种氛围与场面，实在不失宏大和庄严，很可以快意地观看下去。

该恐惧的人是谁呢？

是他们，本幕戏的真正主角们，瞧，他们低下头了，真奇怪，难道他们也有什么羞耻与恐惧？

大概是为了帮他们站得更直一些，每个主角旁边都站着

两个武警战士，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总有一些人站不直，像用软泥捏的，若不紧紧扶住他们，可能就会轻轻松松地躺下去。偶尔也有人把脖子伸得太直太长，这也不大好，这个时候还想傲视什么呢？武警可以帮他把头放低一些。

有多少人这么被扶持而立呢？人挡着人，数不太清楚。那就听一听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宣判书吧，那声音总是极威严的，据说有时还会让某些人尿湿裤子：

朱虹，死刑……

罗国胜，死刑……

胡维忠，死刑……

……

名单长长的，28个。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用了很长时间才念完，但大家似乎并不以为长，他们或者认为还该有一些。

死刑都是立即执行的。28名主角被押上囚车，有几个是被拖着扶上去的，因为凭他们自己的两条腿，完全没办法登上车了。

囚车呼啸而去。仔细听，有一阵枪响传来。

这些曾经成为生命的有机体就这么御风而去，化作尘烟，不再能感知到钱的永恒欲望是何等炽烈难挡，或许，对他们来说不失为一种解脱。

也许，他们中的某几位曾经叫了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只是没人听见，可惜。

与此同时，成吨的毒品被倒入几十口大锅之中，省委领导一点火，宣判会场顿时烟焰冲天。会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

声。

那一天是第六个“国际禁毒日”。同一天，云南各地（州）的首府大都召开了宣判大会，部分地区也响起了同样的枪声。

刑场的枪声从广州、深圳、珠海传来，在1992、1993年的6月26日前后，各有13名毒品罪犯倒在血泊之中。

刑场的枪声从广西传来，1992年至1993年5月，有24名毒品罪犯在人民的枪口下丧生。

刑场的枪声在成都响起，1991年6月25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16名毒贩死刑，立即执行。

刑场的枪声从宁夏传来，一个只有数百人的村庄，有20多人因为贩毒而毙命。

还是在昆明。1992年6月26日，21名毒品罪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刑场的枪声从福州传来，从兰州传来，从贵阳传来……南方刑场的阵阵枪声，是正义的宣告，也是震人心魄的警报：

狼来了！

2.我们曾是“无毒国”

新生的人民中国出现在世界东方的时候，缔造者面临的绝不仅仅是强国的敌视、经济的恐慌、政治的稚嫩，因为，如果国民的躯体是健康的，国民的灵魂是完善的，这些都可以用双手来重新建造或驱除。可是，共和国的子民是弱不禁风的，战争摧毁了许多东西，包括人对于幸福的渴望与信心，因此许多人便凭籍另外的形式来制造自己的“幸福”：吸

食鸦片。1949年，全国吸毒者2000万！这还是相当保守的数字。而神州大地，应该生长绿色庄稼的地方，却抽长着鲜艳的罂粟花，有100万公顷之多！

毫无疑问，鸦片、罂粟地以及吸毒者都是旧时代的遗痛，铲除这些恶疽对于新生国家的健康成长乃是十分必要、无可回避的。

禁烟，中国人可以说颇有经验。

整整一个世纪以前，一位叫林则徐的人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广东。林则徐不是来这儿打仗，他是向皇帝力陈数条之后得到了一个特别的差使，那玩艺儿以前谁都没干过，就是禁烟。

烟，鸦片、烟毒也。道光皇帝自己可能不曾亲口品味它的鲜美奇香（否则可能下的是另外一道圣旨），但听说他的子民吸食后精神萎靡不振，有些人甚至连上轿的力气都使不出来，不禁大怒。最使皇帝愤愤不已的是，洋人的鸦片勾走了清朝大国的千万两银子，这不是掏自个儿的腰包吗？这交易划不来，道光皇帝不想干啦。

林则徐大臣雷厉风行，坚决取消鸦片交易。英国商人吓坏了，就派了几个人，夜里来跟林大臣“商量”，当然要带礼物，比如白银、大洋之类，假若换上当今的某些人，肯定会就此罢休，编些口实如“鸦片是好玩艺儿，可以提神解乏，颐养心性”之类糊弄皇帝小儿，自己用那些白银、大洋买几幢别墅，岂不快哉乎！可林则徐偏是个榆木疙瘩，不吃这些嗟来之食，烟照禁不误。

看来烟毒果然不是好东西，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林则徐禁烟。说时迟那时快，几万箱鸦片堆积如山，林则徐

一声断喝，烟雾冲天而起，有人快意，有人痛哭。

这即是光照民族史册的“虎门销烟”。

事情还没完，早着呢。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气急败坏，杀过来啦。本来，只要圣旨一下，几万万中国人团结一心，打跑几个洋鬼子是不成问题的。但皇帝害怕了，两腿打战。洋人用的是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那船似乎也不比我们祖先如郑和的船高明，但我们打都没打，就想和。也许皇帝眼光比臣民深远，他担心国民吸食鸦片后，体力不支，打不过人家，况且孔子之道亦强调“和为贵”，因此签个和约为上策。后来的历史证明皇帝是多么的“英明”，中国人被鸦片毒害了，逢仗必输，只好割地赔款求和，鸦片照吸不误。一个世纪以来，鸦片在神州大地畅行无阻，后来还自个儿种植起来，政府从中也抽了些税，用来剿“匪”、打仗。

现在轮到新中国动手术了。

共和国政府不仅有“圣旨”，而且有群众。中央的决心是很大的。1950年2月，刚正式运行没几个月的政务院就颁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向共和国躯体的大毒瘤举起了刀子。

新生的国民总是显得朝气蓬勃，很肯听话。大伙儿群情激昂，纷纷向领导表态，决心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那阵儿，上面派了工作队下来，要求贩毒、吸毒的人去自首、登记，并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牌子高悬着。还真有威慑力，许多人就从那黑暗的角落里走出来，决定接受新的阳光照耀，彻底洗刷过去的污垢。但有些人实在不行，上瘾了，想改也改不了，不贩毒、不吸毒就没活法，他们就躲起来了。深山深林、偏僻乡村，都有他们的身影在

游荡。也不成。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贩毒、吸毒的人一时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哪里有藏身之地？有段时间，那些面色苍白、身体精瘦的人都不敢上街，即使他们从没摸过毒品，也会被人当成吸毒者送去检查，你说热闹不热闹？就这样，没多久，全国就造出声势了，群众运动威力无穷。

短短3年时间，中国面貌一新。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欣欣向荣，经济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顺利进行，还表现在国民个人的精神状态上。2000万吸毒者戒毒啦，原先那些布满大街小巷的鸦片馆封的封，改造的改造，在中国大地消失了。贩毒的人呢，严重的送了命，轻一点的进了牢房，或者被改做别的职业。遍布良田沃野的罂粟被毫不留情地铲除了。据说有那么一位小业主，看到浩浩荡荡的人开进他的罂粟地，纷纷举起手中的铁锹时，他哭号着跑过去，大喊：“银子啊，白花花的银子！”跑着跑着，昏倒在路上。就这么着，除了医药用品，毒品在中国绝了迹，仿佛以前压根儿就不曾那么疯狂泛滥过。

因此，中国政府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

那是在1953年。

30多年后，那声令人心颤的呐喊再次从天而降：狼来啦！

3. 疯狂生长的“蘑菇”

毒品在中国的再度出现，起初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司法部门也只是将其视为严重走私行为来对付。

它是以渗透的形式出现的。50年代的毒品大泛滥，是

一个世纪以来外国商品大倾销的结果，多少年已经遍布全国，并堂而皇之进入大城小巷的显目处，许多身居高位者都有吸毒前科，不少省份还从走私、运输、贩卖毒品中渔利若干，连国民党中央政府都未花大力气去缉毒，更别说地方政府了，所以留给新中国的是那么一副烂摊子。而80年代再次浮出海面的毒品，则是以一点一滴的方式积累起来的，开头数量并不大，像老鼠衔食似的，带着一种偷偷摸摸、试试探探的样子，时时刻刻东张西望，作好开溜的准备。中国政府并不把这一小撮贩毒分子放在眼里，集中精力在搞自个儿的经济建设。贩毒者大喜过望，以为中国地太大，人太多，中央政府精力和能力都有限，无奈他们何，就开始添加筹码了。策划者甚至已经要欢呼雀跃，庆贺自己高瞻远瞩，选择了中国南部这么一个巨大广阔而又安全的“转运站”和“零售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选择。

境内外贩毒分子开始修筑并完善这条中国“南方走廊”。他们有的是钱，可以购置许许多多他们认为需要的东西，包括军火在内。别以为他们是像我们对付贩毒犯罪一样，几乎是白手起家，他们有的是经验，必须明了这个事实：毗邻中国的缅甸、泰国，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以来，从没有停止过毒品种植、制造、加工！用他们的话来说，从中国经过，只是因为香港那条道走得太烂，港警不太好骗了，开辟一条新航线，对他们来说类似于“借个道”，驾轻就熟的事儿。80年代初，还只是伸出头试探一下，或者只是携带那么一点点，勿勿跑了过去，不敢太冒险、太张扬，因为他们早已听说过中国边防警察的厉害了。但是，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不屑多顾，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他们以为中国政府可以欺

负一下，中国南方山高路远坑深，政府怕是鞭长莫及了。因此，贩毒分子的胆子更大了，步子更快了，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了，至90年代初，已经逐步形成了网络。

80年代初，毒品走私只是零零星星的，吸食毒品者难得一见。以后是渐渐扩大，8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小气候。到1991年，据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境内走私毒品远在7000公斤以上，比1990年增长了近2倍。而到1992年，毒品走私更加猖獗，走私各类毒品数量超过10000公斤。这些数字的增长率是相当惊人的，它说明贩毒分子已经盯住了中国南方的“黄金走道”，不予以反击，就会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与此同时，多年不见的罂粟开始在山区冒出。一小片、一小片，逐步扩大为在山区整片种植，就像难以遏制的癞痢头一样，蚕蚀着那些长满青草荒林乃至庄稼的地区。很显然，贩毒分子不再满足于从缅甸、泰国、老挝等国输入罂粟干果予以加工，他们想在中国南部扎下根来，就必须自己种植，而那些人迹罕至的山林地区，无疑提供了优良的基地。于是，近万亩罂粟在那些平常目光难以企及的地方快乐地生长。

谁敢否认这个可能：贩毒分子以南方各省为基地，向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巨幅版图渗透、发射，从而形成全国种罂粟、全民皆吸毒、万人齐贩毒的局面，毒品泛滥的后果将远比50年代2000万人吸毒、3000万亩罂粟严重得多，而这个可能实现的前提仅仅是：听任毒品泛滥无动于衷，或者打击不力，敷衍了事。

这个后果不仅中国人民不愿看到，世界人民也是强烈反